五經小學述

五經小學述卷一

經疏補闕

武進莊述祖葆琛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在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旣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詩疏十一之二

按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藏萬物見成

文章故巳爲虵象形巳說之巳與辰巳之巳篆本同

字廣韻巳辰名詳里切巳止也此也甚也說也羊巳

切又音似是音亦同也箋謂巳成宫廟然後築寢室

似爲巳字假借故讀若巳午之巳非謂巳午之地也

陸德明音義云似毛如字鄭音巳午之巳孔說迂迴

難通失鄭義矣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巳仲子曰於

穆不似此正巳有似讀之證也

日本山鼎七經孟子攷文毛詩謂巳成其宫廟也巳

下有地字是箋巳明言巳地按正義引箋文無地字

其反復左證以釋巳爲巳地明箋無地字也山鼎所

見古本異者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諸本于經正文尚多脫誤而況于注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儳足其義是宋時校經者往往據疏增改注文如此類者不少巳地成其官廟于義難通固不得以改本爲正也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正義曰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

春秋疏

四十九

按鮫海魚名非澤中所生說文䲨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䲨大徐本作目小徐本作自皆自字之誤䲨字又作䲨周禮䲨人

音義云𩼊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魰同又音御是𩼊卽魰讀御葢古音也鮫當爲魰字之譌而疏就鮫釋之誤矣音義鮫音交亦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澤非舟虞不敢緣名舟虞卽舟魰

八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釋曰云元謂王所分羣賜臣者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 周禮疏二

按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𠔁有非音說文云𠔁賦事也从業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𠔁故鄭司農云匪分也又說文𠔁

字訓別與班賦之義不類㚘班之式斯爲允矣

又按音義頒鄭音班徐音墳說文云頒大頭也从頁分聲一曰鬢也詩曰有頒其首周禮借頒作班說文云班分瑞玉从玨从刀故鄭司農讀爲班布之班詩有頒其首之頒乃讀符云反耳徐音誤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釋曰破匪爲分者米穀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廬宿市在道分頒義合故不爲匪也周禮疏十六

按音義匪頒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匪有讀如字者

顯與注背則大宰九式之匪頒賈釋陸音皆不之及其讀如字無疑故賈於此疏言米穀非匪所盛之物於彼但云就足司農頒賜之義明不破字也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注竀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正義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

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而規杜過非也 春秋疏 六十

按繇辭羊與亾韻竇與踰韻廣雅云裔邊也高誘呂氏春秋天子焉始乘舟注云焉猶於也顧甯人 炎武 曰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亾蒯瞶久於外故曰竄

尾入國而縱恣故曰衛流方羊文自明晳正義傳注曲爲之說轉生擾耳窺是假借字說文云窺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正亦聲又云赬赤色从赤巠聲詩曰魴魚赬尾或从貞作赬或从丁作𧹞乃本字也漢書劉歆傳言左氏多古字古言此類猶存一二其爲俗儒所改者固不少矣惜哉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

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巳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詩疏十七之一

按傳達生也如與而通言姜嫄之子先凡人之生而生也正義隨文解之轉增膠結箋所據蓋三家之說

說文云羍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作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羍六月生羔也羍七月生羔也𦍩羊未卒歲也是唐時說文本如此后稷蓋七月而生故曰如羍箋云言易也非經旨下言易也至橫逆人

道亦鄭箋正義誤以爲傳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聖人神靈得
天獨厚其孕之月已終故曰彌厥月凡人不及月而
生者多有所拆副菑害天特以是顯其靈而康寧其
禋祀故七月而生子無有拆副菑害也正義以先生
爲首子及謂先生者多難非是以其不及月而生故
棄之鬬其泣然後取之斯理之常且以承天意異之
於天下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震動夙早育長也正義曰震動
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
曰邑姜方震太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

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同上

按說文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春秋傳曰后緡方娠詩及左傳皆作震假借字言早者卽下所云先生如達是也正義不得其解故辭多紆廻矣

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釋曰云設扃鼏者以茅覆鼏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央冬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又曰闈門容小扃參个注云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

今此豚鼎之扃當用小扃也云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疊之也（儀禮疏一）

按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冖部冖覆也从一下垂也巾部幎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大徐鍇讀莫狄反由誤以鼏从冖得聲也又冖字下注云冖今俗作冪不知冪即幎字之譌周禮冪人字如此蓋冖俗幎耳禮器犧尊疏布鼏注鼏或作幕音義云幎本又作𢄼又作鼏莫歷反此冖俗幎之後古文假密為冖亦假蠠楚辭瑤漿蠠勺謂以巾覆酌蠠从

虵鼏聲或作𪔂是鼏乃冖字重文或古籀說文脫也

至鼎部之鼏从冂得聲說文冂古文作冋扃从戶冋

聲同古熒反故說文俗扃為鼏說文金部鉉舉鼎具

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鼏鉉同義不同字與鼏為密

自別也

司爟注故書爟為燋杜子春云燋當為爟書亦或為爟

爟為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

為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周禮疏二十八

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為垣鄭司

農云當為烜 周禮疏三十四

按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
行火之政令烜或从亘繫傳烜字不在爟字重文下
注云或與爟同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爟故曰掌行
火之政令然爟从火雚聲烜从火亘聲音本相近由
杜子春破字讀司燋之燋爲爟以致相混耳故書爟
爲燋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爇燋也
按菙氏掌共燋契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
或曰如薪樵之樵元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
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疏云子春
燋樵皆從俗讀爲柴樵之樵後鄭音雀意取莊子爝

火之義莊子爝火不息音義爝本又作燋音爵郭祖
繳反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燋火謂小火也字林云
爝炬火也子召反燋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是古人
爟炬同字燋爝俗音破燋爲爟失之遠矣燋人所然
火故爲私火鄭注凡祭祀則祭爟云報其爲明之功
禮如祭爨是爟亦當爲燋也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
也音義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延也爝卽燋字民間相
傳之火謂之燋火至改火乃取新火爇燋而去其故
祭燋祭始爲燋之人以明火爇燋取其絜不用相傳
燋火思爇也司烜氏之烜故書垣爲烜字假借後鄭

以爟烜聲近無以相別讀烜爲燬如司爟之爟從故書作燋則國火明火義自粲然不必破字以示異矣

音義燋哉約反李又音灼烜劉音袁

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亟文烜或从亘此世所行徐鼎臣奉勅校定本也向疑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爟及佊韻會所引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爟韻會引說文多繫傳元本與今繫傳本異从火雚聲四字在周禮上可見周禮二句是後人所加非許氏本文也今本繫傳从

火雚聲四字在舉火曰爟上餘同大徐本而烜字不
爲爟之重文衍部末注或與爟同是小徐本又以舉
火曰爟爲異說故在从火雚聲下也呂氏春秋本味
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高誘
注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
置火於桔皋爝以照之釁以牲血涂之曰釁爟讀曰
權衡之權周禮音義司爟古喚反無權音史記封禪
書通權火注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其
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
畤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云權如字

解如張晏一音爟周禮有司爟爟火官非也是權火不當讀爟也權火狀若絜皐故取義於權而高誘釋以司爟之爟故書爟爲燋杜子春讀爲爟如爟爲權火不得謂之私火矣又犧豭爲宗廟之牲則爟火宜爲祭祀之火或司烜氏墳燭庭燎之類顧引周禮掌行火之政令以國火證之非其義也蓋許氏本文但有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十字取火於日官司烜氏也烜與爟同至舉火曰爟或存異說讀權衡之權義猶可通又引司爟之文則劉說相襲之譌也故欲治經必先治小學而後可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釋曰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爲楚焞灼龜也後鄭讀焌爲戈鐏之鐏者讀從曲禮云前其鐏意取銳頭以灼龜也 周禮疏二十四

按說文焌然火也从火夋聲周禮曰遂籥其焌焌火在前以焞灼龜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

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涖
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
北宗人授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
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
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
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
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卜
龜儀節見於經者此爲最詳曰楚焞曰燋而已故雜
人掌供燋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
杜子春謂契爲契龜之鑿似契契別是一物按毛詩爰

契我龜傳云契開也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是契龜即灼龜儀禮注云楚荆也荆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焌契謂契之然者周禮不言楚焞菙氏以菙命官菙以楚爲之以其物謂之菙以其用謂之焞用以契龜故其職但言供焌契而已焌或作俊假借字疏隨文解之誤鑽亦俗音後鄭訓焌爲然無取於鋭也音義焞吐敦反又徒敦反又在悶反又祖悶反一音純李音祖館反焌音俊又存悶反又祖悶反李祖館反是焞讀有與焌音同者周禮言焌儀禮言焞說文焞明也明亦然也按儀禮楚焞置于燋

下言執燋即華氏也又言卜人抱龜燋始授卜者又言卜人坐作龜作龜必揚火言燋則楚焞可知楚之然者謂之焞義亦可通也

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釋曰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周禮疏十九

按音義云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是貉舊讀禡鄭康成讀爲陌也大司馬有表貉注鄭司農云

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後鄭不改而肆

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佰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佰古無

陌字佰卽東西爲陌之陌故陸音陌說文云佰相什

佰也俗本什佰化十百非

又按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

之百書亦或爲禡釋曰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

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音義貉莫駕反注禡

同不釋杜讀而肆師又云鄭音陌後表貉皆同則甸

祝後鄭亦讀陌矣

夾兩階阯傳堂廉曰阯士所立處正義曰堂廉曰阯相

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尚書疏十八

按說文巸廣臣也从臣巳聲戺古文巸从戶夾兩階戺之戺正當作巸凡階皆在堂簾之前王者內陛則簾盡階階在簾內如人之頤故曰階巸猶言賓階面阼階面也傳堂簾曰戺確不可易葢亦漢時舊詁也至从戶之戺別是一字當入戶部古文戶臣字相近今本說文誤以戺爲巸字重文亦以尚書夾兩階巸隸古轉寫作戺不知階巸取義於頤與戶無涉也廣雅釋室云柣戺橉砌也爾雅柣謂之閾注門限也玉篇楚人呼門限曰橉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

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說文無砌字西都賦卸砌注引漢書作砌柣𣟰砌皆是門限則戺非堂廉戺从戸从巳巳亦聲巳止也與限从㫐同張衡西京賦金戺玉階注引廣雅戺砌也明戺用黃金塗階則以石爲之注尚書者以廣雅易傳謂切爲階失之矣玉篇𠥷部𢀳與之切廣𢀳也長也字書云美也戸部戺狀巳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戺亦作戹不以戺爲𢀳重文則今本說文𢀳下戺古文𢀳从戸後人羼入無疑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釋曰鄭云若

今令龔祴也者漢時名堂涂爲令龔祴令龔則令之導也祴則導道者也周禮疏四十二

按音義云祴音階類篇示部祴柯開切說文宗廟奏祴樂衣部裓居諧切堂涂鄭康成曰若今令辟又柯開切亦引說文宗廟奏祴樂舛駭殊甚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衣部無祴字廣韻裓釋與有衣祴古得切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衣祴孤得反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祴字惟釋與有之類篇誤讀鄭注又沿陸音遂混祴祴爲一字耳令龔祴之祴卽鍾師奏祴夏之祴祴陔互相借注从衣音義音

階皆非是祴當从示古哀切俗作陔說文陔階次也堂涂𥻘塼爲階次故曰令鼚祴無取乎衣裓之義也

夫角之本蹙於𠜾而休於氣周禮疏四十二

釋文云𠜾乃老反本又作腦

按說文𡿺頭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巛象髮囟象𡿺形玉篇𡿺奴道切頭髓也或作腦亦作𦡎攷工記作𠜾於六書無所取義但相傳以爲古文奇字而不敢易不知𡿺从匕从𡿺𡿺即古文囟字字作甾是古文𡿺當作𡿺故隷譌作𠜾或从甾耳𡿺既象形則𡿺爲會意許氏於𡿺下又以象形說之誤矣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旣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正義曰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

按鄭義以旬而見爲大夫命士子見之禮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爲天子諸侯子見之禮故讀旬爲均以前經證之知不然者夫人食如養禮謂未食而見見而後入食也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

焉使之特餕謂已食而見徹夫婦之餘使妾餕也適子降於冢子亦夫婦禮食而後見經雖無明文可以類推接子禮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適子與冢子猶有別況庶子乎若云適子庶子均而見則天子諸侯之適子庶子其見之禮本同唯世子禮異故鄭謂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不得謂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均而見也禮三本記曰大夫士有常宗記言此以明命士以上必有宗故重冢子其名之也既曰欽有帥又曰記有成必執其右手以示將授之事而適子庶子則無辭但循其首而已自天子諸侯至於大夫

命士皆然鄭乃以均而見爲俾人君謂大夫士名子之禮冢庶無辨失其義矣句當爲旬字之誤說文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或从旬作眴玉篇旬同說文胡絹切又眴徒賢切大戴禮人生三月而眴又胡涓切眴从目从勻即旬文不省玉篇誤以爲兩字耳盧景宣大戴禮三月而徹眴注眴精轉視皃亦與目搖解同是旬誤旬眴即旬之證也葢旬而見申上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煦亦眴字之誤家語本命篇云三月而微煦王肅注煦精轉也大戴

禮盧注亦云徹或爲徹說苑辟徹作達譌附作服是徹或爲徹或爲達而附服則皆附字之誤也記言此明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且以明大夫命士之必有宗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章可以互相發明也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正義曰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上同

按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天子大子使士負子於南郊

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是射人以
桑弧蓬矢六射本當絕讀射皆如字音義以下射字
屬下讀食亦反誤禮射唯四矢詩云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箋云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禮大
射鄉射皆挾乘矢皆象有事於四方而射必張侯侯
必北面則負子之射亦必有侯侯亦北面可知特以
禮射四矢故止言四方負子射六矢故兼言天地耳
鄭注孔疏本自明皙而俗師沿音義之誤失其舊讀
射義重天地四方四字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重上
下四方四字射字屬下讀亦言六矢取數於上下四

方射皆讀如字上下四方是射名葢一矢爲天射一矢爲地射其四矢爲四方射猶司儀之天揖時揖土揖皆揖之名也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正義曰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 禮記疏二十五

按說文云暀光美也从日往聲釋詁云暀暀皇皇美也鄭以上言語之美既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爲暀暀故讀如歸往之往非必取義於心有所繫往也原皇氏之說亦有所据詩烝烝皇皇箋云烝烝猶進進

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詩正義引釋詁作往往皇皇是直以暀爲往矣箋言暀暀猶往往之義矣故以皇皇爲往往然鄭以皇爲往必言皇當作暀是皇皇不得直詁爲往往而皇皇可假借爲暀暀耳玉藻廟中齊齊注恭愨皃也齊齊不必定訓爲嚴正則暀暀亦不必定訓爲聚往自不明六書有諧聲會意以會意釋之穿鑿附會之病固非獨王介甫字說爲然矣

以習五戎班馬政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

而頒之十七 禮記疏

按呂氏春秋佗狻馬無政字注云狻擇也爲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使堪乘也下七騶高鄭皆以爲趣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又趣馬掌贊正良馬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又校人秋臧僕注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僕馭五路之僕此馬政即校人秋臧僕之政趣馬佐之是也當從禮記佗班馬政與校人夏頒馬夏小正五月頒馬義異狻與蒐按同狻爲春田名又狻擇毛物即頒馬

亦不當在季秋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注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同上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咸駕載旍旐輿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鄉以誓之注僕於周禮爲田僕掌御

田輅七騶於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周禮作車之政分獵周禮作獲者揚周禮作植於故栽於也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名以等級陳於屏外也淮南僕作大僕載旌作戴在塹設作皆正設誓作贅於旌同荏誤高注但解載於而不言旆是高讀咸駕載於絶句旆字衍輿即旟與又毛詩旆維旟矣傳云旆旟所以聚衆也則旆輿皆可訓衆義實同也當從高以輿又旆屬下讀云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者言布藏僕之政也司常存車載旌注存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爲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

者皆非也七騶秦官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

注六騶六閑之騶諸侯有六閑馬天子十二閑而七

騶知與杜義異也國語謂乘馬御爲贊僕或即趣馬

所謂贊正良馬者與趣馬掌駕說之頒則駕者亦爲

趣馬矣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

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故爲七騶義見正亦約略

言之耳云䈥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

誓之者言聽獮田之誓也鄭注大司馬中冬大閱引

此文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

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鄭蓋謂此爲大閱之誓

而聽誓者爲羣吏也其實不然然以此此並見古人序
事之密無一字虛設上云以習五戎知先治兵而後
獮田又云咸駕載旌知棄田路非戎路此云旅授車
知爲鄉遂之衆非軍吏諸帥也司常言大閱則曰州
里建旟縣鄙建旐大司馬言治兵則曰郊野載旐百
官載旟鄭注一云鄉遂之官互約言之一云郊謂鄉
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
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以
此約之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旐較旟爲正故高彼旟訓

衆也又載旌非大閲司徒之誓當爲獮田之誓大司
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
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
誓以犯田灋之罰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謂據漢
田律而言秦制或亦然與下苗田獮田皆云如蒐田
之灋則三時皆誓民唯大閲乃有軷牲之誓羣吏聽
焉非此搢扑之誓明矣書曰扑作敎刑乃謂誓衆以
軍灋皆鄭注之不可從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
今月令獵爲射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乃厲服厲飭獵作射淮南作厲服廣飭注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挾皆作操

月令行糜粥飲食 無注

檀弓饘粥之食 無注

內則饘酏注酏粥也 或以酏爲醴注釀粥爲醴 黍酏注酏粥 糗餌粉酏注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餈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飾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飾是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

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
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
似今膏𩞄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
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
既夕禮夏祝徹餘飯注徹去鬻　又𩱛粥注粥糜也
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
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
元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
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
餈言粉互相足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菜餗蒸元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云云又曰糝云云

釋言餬饘也注糜也　鬻糜也注淖糜春秋僖二十八年傳正義引釋言糜皆作麋唐石經作糜

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饘焉注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淺

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注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

孟子飦粥之食注飦糜粥也

荀子禮論酒醴餰鬻魚肉未雚酒漿注餰鬻未雚粟者之食

管子山權數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注饘章延反糜也

莊子讓王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　藜羹不糝呂氏春秋愼人同

呂氏春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　盧校糜作麋　禮本作惺

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粰鬻音浮欲粥也道藏本無粰鬻以下三字　時則訓仲秋行粰鬻飲食無注

方言餥飵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餥楚曰飵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餐或曰飵或曰飴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䭲䭇此秦語也注䭇廡也晝飯為餐謁請也今關西人呼食欲飽為䭲䭇　餬託庇寓媵寄也齊魯宋衛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間曰庇或曰寓寄食為餬凡寄為託寄物為媵注傳曰餬予口於四方是也　餌謂之餻或謂之餈或謂之䴭或謂之餣或謂

之餼　餅謂之飥或謂之餦餛

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御覽作糜爛]粥濯[淖同盧作濁據太平御覽改按爾雅郭注鬻淖糜作濯是]於糜粥粥然也　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御覽無育育然三字上粥當作育育亦可見粥讀余六反也]　餅幷也溲麥麪使合幷也胡餅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著之[本作上]也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等[本作屬從一切經音義改]各隨形以名之也䅽黏也相黏䵒也餌而也相黏而也沇豫曰溏浹就形名之也䭀漬也烝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　胏膭[本作膭盧據御覽改]膭饡也以米[御覽作全米]糝之如膏饡也

按說文鬻與糜䰥與鬻䰞與饘部居各別而經典皆从字聲之譌其譌實始於漢時隸書（隸釋載王純碑䰥鬻作粥糜）魏晉以後爲小學者輾轉相循或連文而析爲數字或兩字而併爲重文歧誤舛錯莫可辨識今列許氏說於左方而以諸家異同疏於其下俾習小學者攷焉

說文鬲部鬻鍵也从鬲米聲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鬻作粥音之六切（雍熙本）鬻鍵也从鬲米臣鍇曰今俗作粥古或借此爲賣鬻字閩六反（繫傳本）按字書粥或讀余六切或讀之六切無讀閩六反者小徐祇音職六反此六字誤二徐鬻皆讀糜繫傳鹿部麋閩之反閩六當爲閩之

也鬻鬻也从䰜毓聲余六切鬻或省从米作粥雍熙本

鬻鬻也从䰜毓聲臣鍇曰糜即鬻也融六反繫傳本餘同上

按一切經音義摩登伽經鬻又作粥古文鬻今作粥

同之六反說文粥糜也是唐以前說文此注鬻作糜

小徐猶是舊本故云糜即鬻也蓋當時誤讀鬻為鬻

又以為賣鬻之賣相沿已久故借糜聲以別之漢晉

人注經傳者多如此俗皆妄改作糜自鬻鬻也从䰜

是从麻从米得聲之字遂組而為一矣

侃聲諸延切鬻或从食衍聲作餰或从干聲作飦或

从建聲作健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此今饘字春秋左傳曰

饘於是鬻於是遮延反此饘之誤以檀弓音義鬻正之注鬻也亦當作糜也

健也从䰜古聲戶吳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曰

以餬其口本當作此鬻魂徒反此鬻餬之誤

以上饘鬻之異名

說文米部糜糝也从米麻聲靡爲十 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糜卽粥也美皮反 此鬻糜之誤按繫傳於鬻下注云糜卽鬻也以釋許氏解鬻爲糜此又云糜卽粥也謂糜爲鬻是小徐但見說文僞本糕而猶饘之不同字糜糜之不同聲猶未深攷耳

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桑感切籀文糂从朁作𥹉古文糂从參作糝 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糝也

食部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餬諸延切 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春秋左傳饘於是也遮延反 檀弓音義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諸家皆謂饘卽鬻或疑如尚書鳥獸氄毛之氄毳部

作褰毛部又作毴然以二徐所載本文攷之一訓鬻或作糜皆从米聲一訓糜从麻聲既各異又鬻訓健糜訓糕義亦不同且轉注為六書之一健鬻轉注鬻訓而饘注糜糜注糝不轉相注安得以健饘為古今字乎夫羞豆之糝酏與喪食之飦饎有吉凶之別而鄭注禮酸酏為餈與糝同科蓋餈饘互易承譌已久此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飾乃鬻字解當佗周謂之鬻宋衛謂之餈以此糜也與鬻麋也聲字相近校書者不知糜糜之異又習見鬻多佗饘遂移其解於此耳知此則鬻鬻之誤可類推矣

以上糜饘之異名

說文䰞部𩱦涼州謂鬻為𩱦从䰞機聲莫結切𩱦或省从末作粖雍熙本涼州謂糜為𩱦糜亦糜字之誤彌悅反繫傳本餘同上𩱧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鍵為𩱧从䰞速聲𩱧或从食束聲作餗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謂菜為蔌義同此

葅初生其筍可食孫卜反按許訓䔩為鼎實本易鼎九四覆公餗惟葦及蒲約詩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陳留謂健為䔩則別國方言各自為義而鹽人疏引鄭易鼎卦注云糝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同鄭司農說與周禮禮記注異此亦鍵飾之誤故以鍵為糝類云糝謂之餗也

酉部䤈黍酒也从酉也聲一曰甜也賈侍中說䤈為鬻清移爾切雍熙本繫傳作賈侍中呂為鬻清以爾反按鬻是鬻字之誤

以上鬻鬻之類

說文䰞部䰞粉餅也从䰞耳聲仍吏切䰞或从食耳聲作餌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按周禮羞籩之實有糗餌粉餈注粉稻米餅之曰餈又劉熙釋名云蒸燥屑餅之曰

餈臣鍇以爲皆[illegible]夫粉米蒸屑皆餌也非餈也許愼曰餈稻餅也臣謂炊稻米爛乃擣之如黏然後蒸之不爲粉也粉餈以豆爲粉以糝餈上也餌則先屑米爲粉然後溲之故許愼云粉餅也餈之言滋也熙也欲其柔釋其疑化而大也餌之言珥也欲其堅潔而淨若玉珥然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也然待反

食部餅麪餈也从食幷聲必郢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麥曰餅比郢反

餈稻餅也从食次聲疾資切餈或从齊作𩟄或从米作粢雍熙本繫傳同疾咨反臣鍇曰或借爲齍盛之齍也

米部䊤糜和也从米覃聲讀若鄲徒感切雍熙本繫傳
鄲作譚特感反
又食部飴米糵煎也从食台聲與之切籀文飴从異
省作𩚃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糵牙糵也𩚃之切 餳飴和
饊者也从食昜聲徐盈切雍熙本繫傳同 似傾反 饊熬稻
粻程也从食散聲穌旱切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楚辭粔籹
蜜餌有餦餭也思但反
米部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去九切雍熙本繫傳闕 臣鍇曰
糗乾米麥也 韻會補 杲舂糗也从臼米其九切 雍熙本繫
傳闕 韻會引說文
作臼聲 印繫傳本也

黍部黏𪏭也从黍日聲戶吳切𪏭或从米作粘雍熙本繫傳同

以上糜饘之類

玉篇䰞部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廣韻一屋鬻賣也亦作粥亦姓周有鬻熊為文王師案說文鬻本音糜饘也粥上同余六切是玉篇音糜亦糜字之誤也鬻之六切糜也又以六切或作粥鬻同上廣韻一屋鬻說文鬻也余六切以見上鬻注文音糜也鬻居言切粥也或為饘廣韻二十二元饘粥也亦作餰居言切鬻諸延切粥也鬻上同為鬻文與玉篇小異鬻戶徒切饘也或作餬鬻匹蔑匹結二切涼州謂粥為鬻或作粖廣韻十三末粖粟也莫撥切又匹結切鬻上同

食部饘之延切糜也餰同上廣韻二仙餰厚粥也諸延切饘上同是餰饘併爲一字矣　餬戶吾切寄食也或作糊粘餬同上廣韻十一模餬寄食又粢也使餬其口於四方是也或作䬶戶吳切

米部粖糜也說文作䊵音同䊵　粰扶牛切𥻗也廣韻粰縛謀切粰𥻦拔說文鬻健也玉篇聲雖轉胎入尤猶存古訓且古均之尤同部此亦粰鬻聲近而相通之一徵也　𥻗之延切亦作饘䊮同上　𥻦力嫣切粰𥻦糈饊也廣韻十八尤𥻦力求切粰𥻦饊也拔𥻦說文鬻省作鬻又省作𥻦𥻦亦作𥼶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行粰鬻時則訓仲秋行粰鬻鬻既作粰鬻當作𥻦是粰𥻦即鬻鬻字而俗本淮南注已音浮欲魏晉以後又讀浮流以爲饊之異名聲字訛異日以滋多而六書之義亾矣

黍部黏戶都切黏也廣韻十一模黏黏也粘上同翻糊並俗戶胡切

酉部醨余支切米酒也甜也清酒也廣韻五支醨酒也弋支切又羊氏切四紙醨醨酒移爾切

右附醨字類異同

玉篇䭇粉餅也如至切或作餌廣韻七志餌食也說文粉餅也仍吏切䭇上同

食部餅卑井切麪餈也廣韻四十靜餅必郢切又麪索麪出食苑餌如至切食也餅也餻也餕羹餕也思玫切餈疾資切餈餻也餎同上廣韻六脂餈飯餅也疾資切餎上同饝莫波切饝食也出異字苑廣韻八戈饝同莫婆切餻古刀切餻糜廣韻六豪餻古勞切餻糜

米部糂息感切以米和羹又粒也糝古文糣籀文廣韻四十八感糂羹糂墨子曰孔子厄陳蔡羹不糂也或作糝糝上同粢在茲切稻餅又音咨稷也　玉篇米部無糜字廣韻五支糜靡為切糜粥按廣韻以糜為鬻故云糜粥而說文糜糝之解遂不復見於字書矣不知鬻音糜武悲切在脂部糜靡為切在支部廣韻部分原自井然而說文一从米聲一从麻聲亦何嘗自亂其例邪且饎為糝類玉篇廣韻皆云饎糜則糜之為糝饘之為糜雖無可攷由饎以推餌資之等知饘必不可併於資至玉篇米部不收糜字豈以鬻部鬻字注云說文又音糜遂以糜為鬻之重文而併之邪然玉篇重文各以偏旁往往三四見獨併糜於鬻此又必無之理也總之賈許之學至魏晉而漸在好學深思者得閒以求之耳

右附糜饘字類異同

經典釋文禮記檀弓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

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　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
林云淖糜也
月令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
內則饘之然反厚粥也　酏羊支反薄粥也　粥之
六反又羊六反　糗起九反又昌糾反　餌音二下
同　酏讀曰餰又作飦之然反又之善反　餈本又
作粢自私反下同　糝西感反　和糝上胡臥反下
三敢反下同　酏讀爲餰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餰同
屑本又作餈又作屑並同之然反又音贊
儀禮士喪禮鬻本又作粥之六反又音育

旣夕禮餌而志反　粥之六反劉音育　糜亡皮反

周禮遂人餌而志反資財貸反餼必領反

醢人糝素感反餗音速饘之然反

春秋左氏隱十一年餬音胡鬻也說文云寄食　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

僖二十八年饘之然反糜也　糜亡皮反按此音誤也旣云亡皮反字當作糜

昭七年饘之然反爾雅餬饘也　鬻之六反孫炎云淖糜也　餬音胡

莊子讓王餰之然反字或作饘廣雅云糜也一云紀

言反家語云厚粥一音干謂干餅　粥之六反又音育

爾雅釋言餬戶吳反說文云寄食也　饘之然反

糜靡爲反粥之稠者曰糜　鬻之六反字林亦作粥

云淖糜也又與六反

按陸氏釋文古今並餘諸家異讀采拓攟遺其間紕繆未遑是正故糜糜莫辨饘屬不分然由是可知許解鬻以糜鄭注酏以饘饘有餅訓屬有贊音其爲功於小學亦不淺矣

亯部𦎫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常倫切篆

文𦎫作𦎫（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孰字許翰惇敦从此會意是

倫反

丮部䰈食飪也从丮𦎫聲易曰䰈飪殊六切（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𦎫音純孰也从丮取是孰也會意成育反

食部飪大孰也从食壬聲如甚切古文飪作肝恁亦

古文飪（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論語曰失飪不食而沈反又

曰恁心所齎卑下也而沈切說文如甚切又按李舟

切韻不收此亦古文飪字惟於侵韻作人心切寢韻

作人向切並注云說文下齎疑此重出（按韻會雖引說文火孰也）

本作飪从食壬聲引論語失飪不食不言徐

曰是論語曰七字許氏本文臣鍇曰二字衍

鬻部鬻亯也从鬻者聲章與切鬻或从火作煮鬻或

从水在其中作𩰾 雍熙本繫傳同

又亯部建首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

祭則鬼亯之凡亯之屬皆从亯許兩切又普庚切又

許庚切篆文亯作亭 雍熙本繫傳同 臣鍇曰尚書曰亯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亯亯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普庚

反

土部埻射臬也从土𦎫聲讀若準之允切 雍熙本繫傳同 臣

鍇曰所謂埻的也今多借準主閔反

玉篇𦎫他莖市倫切孰也𦎫同上 亯部

廣韻亯說文曰獻也凡從亯者今作享同 十八諄

玉篇亯虛掌切覲也當也獻也孝經曰祭則鬼亯之今作享享同上俗作亨 本誤作享 又許庚匹庚二切亨通文 亯部首

廣韻亨通也或作亯許庚切又匹庚許兩二切 十二庚

享獻也俗作亨撫庚切又許庚許兩二切 同上 亯許兩切獻也祭也臨也向也歆也書傳云奉上謂之亯享上同亦作享 三十六養

按亯獻之亯 許兩切 亯飪之亯 普庚切 亯通之亯 許庚切 本屬一字篆作亯隸變作享或省作亨漢張公神碑元

享利貞作享劉熊碑子孫亨之作亨並見洪氏隸釋
非若今字亨必讀許庚享必讀許兩也至从亯之字
亦作享而𦎫不復見經傳矣唯鄭氏周禮司裘注有
𦎫字音義云諸允反本亦作準乃埻字之假借也內
則有淳熬淳毋鄭訓淳爲沃以下煎醢爲熬沃之以
膏爲淳義元可通竊意淳熬淳毋亦糝酏之類淳爲
𦎫字之借毋爲糜聲之譌則此䰜當作糜非䰜鬻之
䰜識以俟攷

五經小學述卷二

武進莊述祖葆琛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注膋腸閒脂舉或爲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𩞄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正義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則似今膏𩞄矣者似漢時膏𩞄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酏當從餈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字當從餰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破酏從餰也

禮記疏

二十八

釋文肝膋音遼徐音勞㠶之音㠶舉焦字又作燋子消反膫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澇所九反狼膈昌錄反徐又音燭爲酏讀爲餈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餈同臆音憶𩝖糸本又作餈又作𩝖並同之然反又音贊

按鄭注以肝膋爲八珍之一酏與糝爲周禮之酏食糝食賈公彥醢人疏云餈糝二者皆有肉上糗餌無肉則入邊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糝即入豆是糝有肉酏亦當有肉矣鄭亦以酏食糝食皆有肉不同糗餌粉餈故內則與八珍並記之然酏讀之然反當從

饘糜之饘不當從資饕之資則饘資不辨其來久矣又謂狼臅膏爲臆中膏鄭注獸人冬獻狼夏獻麋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狼膏唯見於此麋之用見於經傳者甚多不必膏也又羞豆之實四時之祭皆有之不必冬夏鄭注四時之膳膏曰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不言麋膏狼膏且麋卽有腥狼宜用脯易言雉膏亦謂雉以膏非謂雉之膏則狼臆中膏亦所未詳也上脂膏以膏之疏云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則膏無所用小切矣說文無臅字从蜀从昔之字聲相近周禮

籍魚鼈音義引莊子冬則擉鼈於江國語猎魚鼈朱庠補音猎或作擉又作藉說文措刺也从手藉省聲無擉字廣韻籍擉同在覺韻藉取魚箈也士角切擉引莊子則角切又音踖籍又見陌韻刺也引國語測戟切又見昔韻夯也秦昔切黃公紹韻會則以擉爲籍覺韻有擉無籍集韻又以籍爲擉此从蜀从昔聲字輾轉往往通借盩狠𤢴郎狠籍也注又言似今膏之譌也

餍說文無餍字玉篇云饡子旦切以羹澆飯也餍古文是餍爲說文饡重文今本脫耳餍从食展省聲字亦作餍俗譌作餍讀之然反又音贊與餐音同字異也漢時膏餍之法劉熙釋名云肺膭今本作臊太平御覽作臊膭饡也全米糝之如膏饡也說文云膭切孰肉內於血中和也讀若遜肺膭一名膭餍馬融周易注有骨謂

之胏廣雅云胏脯也孰胏內血中濡炙之謂之胏膫

和以稻米謂之䐈饘以肝膋爲酏亦若此矣則未知

其爲肝與未知其爲胏與然既言酏必有肉肝與膋

皆非肉也齊民要術有肝炙其法似肝膋蓋本之鄭

注耳說文云膫牛腸脂也詩曰取其血膫或作膋既

言狗肝則其膋非牛腸脂矣以詩信南山及禮郊特

牲祭義證之膋專指牛牲言非泛言羊豕犬齊民要

術肝炙法云以羊絡肚䐁（元注素干反廣韻䐁脂肪蘇干反）脂裹橫

穿炙之不言膋也則記言其膋狗肝當爲胏胏字之

誤謂牛胏也說文云朐脯挺也何休公羊解詁云屈

曰胸伸曰脡[昭二十五年]取胸脅者便豫之以膏濡炙之者濡血炙之言膏則必有血也上和糝不蓼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以米和羹謂之糝糝則不蓼脅膏言不蓼和稻米可知上炮言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疏謂酏爲粥說文云賈侍中以酏爲餰清稻粉不得有餰清而餰清又不可付豚是酏亦當爲饘糜之饘矣脅膏言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法與炮同唯稻粉稻米異耳並豚全用粉脅析用米狼臅盛也小切牛脅盛置其膏中所謂糝脅是也是炮與脅膏皆可以

爲酏食奚糜之類有糝有饘享𩞄卽今饎也玉篇廣韻皆云饎糜糜讀莫波反字苑別作𪎯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楚辭天問

按王逸注引邓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又謂堵敖楚賢人皆甚可笑者古均文不與勝協而子文之事亦與吳光無涉洪興祖補注本有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邱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以有是淫是蕩之文故王注從而誤解知今本爲傳寫之失也左傳吳入郢以班處宮史記楚世家吳兵入郢辱平王之墓故

曰環閭穿社以及邱陵險與勝均盡以吳喻秦也是淫是蕩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蕩與長彰均堵敖楚文王子熊囏也左傳莊十四年楚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記楚世家楚文王熊貲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四十六年為太子商臣所弒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十八年楚堵敖囏元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楚成王惲元年魯文公二年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左傳核之唯楚穆王商臣元年為合則以楚世子商

臣弒其君頵見於文元年經也至堵敖成王之事不見於經左傳亦不言其弒立無年月可攷故約略書之然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荆入蔡皆見於經者也楚滅息在莘役後入蔡肯左傳莊十九年楚文王伐黃六月庚申卒是莊廿年爲堵敖元年時堵敖成王皆幼豈有篡弒之事遂行篡立之事哉左傳莊廿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君弱故也莊卅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蓋成王之篡堵敖當由子元之所廢立子元

从而子文爲令尹至僖廿三年楚人伐陳子文以爲
成得臣之功使之代己其間三仕三已雖不盡可考
然堵敖之時主少國危公子元以庶孽執國政有無
君之心而若敖氏世爲令尹子文早有尊主庇民之
望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其必出子文而後弑堵
敖而後處王宮此可以事理推而知也方其是淫是
蕩包藏禍心子文必早言之故曰吾告堵敖以不長
吾嘗爲悟覺也覺告君以禍亂之萌漸于是子文不
容於楚矣吾意堵敖之欲殺其弟必子元教之熊惲
奔隨自隨襲弑堵敖必子元啟之彼將還玩二君於

股掌之上以陰肆其毒及身死而試上自予之辜狀
始暴露於國人然後知子文之忠不已晚乎蓋悼堵
敖之被刼殺大禍而終未悟以痛懷王也子蘭與鄭
褎比以致懷王客死於秦其入武關也太子爲質在
齊而楚大臣欲立懷王子在國者賴昭睢言而計沮
是子蘭陷君父於虎狼之秦意在奪適而自予救援
子元之比以誅其心此子蘭所以聞而大怒也悲夫
瓊閨穿社以及邱陵蓋隊見拔鄢郢燒夷陵之禍矣
其如頃襄君臣之不悟何哉太史公讀離騷天問招
䰟哀郢悲其志知招䰟哀郢之志斯知天問之志與

一本以下有楚字試作誠蓋皆傳會王注而妄改者也

擇於諸母與可者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禮記疏二十八

按傳御之屬孔不釋其義而陸亦無可音里師相授讀可如字列女傳魏節乳母章引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可作阿讀烏何反說文云妿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是可者之可字當作妿可與阿皆假借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疏引鄭

內則注傅御之屬以爲諸母之外別有傅姆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是賈亦讀可如字故稱傅姆與妾御釋之其實鄭專指妾御言可讀阿廣雅云阿近也鄭於毛詩箋以傅御爲貳王治事是訓傅爲貳按列女傳衛宗二順有衛夫人及其傅妾傅妾卽鄭注所云傅御明傅訓貳非訓姆也葢謂諸母是父之衆妾其近者則衆妾之貳若左氏傳使助薳氏之簉是也然父之衆妾旣謂之諸母則可者必非衆妾之貳何也三母皆尊於乳母故鄭於三母之次言士妻食乳之而已明乳母不得與三母並也葢諸母

之外唯有女師女師者諸母之師也既爲諸母之師故擇以爲子師後世阿保之名由此起也曾子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氏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適妻子者明不必長子也又引內則之文以證之歷舉子師慈母保母幷食母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無諸母可者之別而皆謂之庶母明可者衆妾之貳也彼衆妾之貳與諸母等乎抑與諸母異乎皆爲之小功乎若幾者則

謂之乳母矣若非賤者則亦庶母也又奚必殊其文曰與可者乎是可者之爲女師無疑已女師謂之姆又謂之娒說文云娒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經典作姆鄭士昏禮注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疏謂漢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明五十無子者不得食乳之鄭特況以漢法非謂姆爲乳母也女師之爲三母者與外傅同無服非庶母慈己者比也凡乳母庶母慈己者之服皆父之妾特有貴賤之別耳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大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國君之子無服則禮

曷云慈母如母也曰傳固言之矣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魯昭公齊歸之子其十一年五月齊歸薨明非妾子之無母者昭公以父命爲母之服服君命教子之慈母故孔子非之何也天子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與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異慈母如母三年者庶子不爲父後故得申父卒爲母之服父在則各以其等降也若庶母慈己者之服

以慈己加又與士爲庶母緦以名服者異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三年而適妻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加於士爲庶母之服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三母之名同而諸母與可者不可不辨也繼諸母而言可者明是傳姆非御妾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正義曰蘉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尚書疏十七

釋文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亦作蘉

玉篇苜部䒽武郎切周書云汝劢是弗䒽䒽勉也

廣韻唐十　䒽莫郎切勉也

王光祿鳴盛云䒽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瞢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郎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僞孔改也

按孟有勉訓古音孟與芒聲相近固不待言然書本作䒽以馬鄭王皆訓勉遂改作孟終不得其說凡破讀必形聲相近之字而孟與䒽非形亦非聲也何以

知其譌轉之由蓡既讀艺瞢亦非聲古音艺瞢本不同部且瞢即是聲侵从何部玉篇从苜尤謬於六書之義概無取焉說文𡪢病臥也从㝱省𡪢省聲籀文寑省寑臥也从宀𡨦聲㝱宀皆部首也即偏旁玉篇寑且審切臥也或作寝𡨦籀文宀部又𡪢且荏切𡪢臥也論語曰寢不言寝寑竝同上㝱部是寑侵爲寑寖之寑籀省作𡨦寢爲𡪢臥之𡪢隸省作寝雖古今字通借相梡而部分猶自秩然廣韻四十七寑寑室也臥也七稔切寑上同見說文寢上同見經典寑說文曰病臥也是寑既訓臥又通作寝故别㝱部之𡪢爲病臥不知

凡从疒者如瘖瘵之等皆𤺺省也唯㾠从𤺺丙聲訓臥驚病也丙即炳字之省則㾠於病無施明矣釋名釋宮室云寢寑也所寑息也又釋姿容云寑權假臥之名也寑侵也侵損事功也是俗字以寑亂寢之證然寑室與寢臥未始無別也蓋說文寑聲从侵本𥸤會意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也會意小徐本又手也雍熙本是寑取埽室布席之義當次室下從廣韻云臥室也从宀从侵侵亦聲寢聲从㝱籀文寑當從玉篇云寑臥也从寢省㝱省聲不知何時刪寑解之室字爲臥也改寢解之寑字爲病臥也而兩字之

梡爲一自說文始矣漢隸㝱借夢故寫㝱作蘉見張表碑又隸爿作𠀀與亻相近是蘉卽㝱之隸省益尚書今文如此而馬鄭王所見古文或別作㝱而聲轉讀孟㝱孟同母字也訓勉至東晉古文則讀從古文而字又誤從今文也然不蘉見周書度邑周公營洛本武王度邑之訓故述以告成王乃當爲仍言成王聽度邑之訓而能卽武王之未定天保具明不蘉乃時思不長久哉不蘉之義較不孟爲長東晉古文存此誤文其有功於伏生所授不尠也

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傳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

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正義云攷工記玉人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鎭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又云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本衍大保必其奠於位六字）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幷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据此可證以介圭爲守圭之誤）禮於尊（本誤作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据此可見同爲爵名雖本鄭注亦無別證）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

也又云鄭氏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尚書疏十八

按東晉古文尚書傳於同瑁多本鄭氏說疏雖附傳時有疑義此疏優於傳也三國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載翻奏鄭氏解尚書違失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又云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云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

愈於元然鄭固失之虞亦未爲得也攷之古文周卣卣字作取（載欽定西清古鑑）寅簋卣字作𠨘（載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欵識）異冒字形相近異盤加作㔽與冎字形相近（其器在揚州洪氏）古加罕通卣以奉鬯罕以奠之白虎通義爵篇引尚書再拜興對乃受銅無瓚字（元大德本加此俗本從東晉古文增瓚也二字）古者喪不貳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天地社稷之祭吉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天子爲天地主諸侯爲社稷主主其祭也雖三年之喪不敢廢重其受之於先君者也重命也重父命也重君命也重天命也一也天子諸侯之踰年即

位與天子之旣殯而受顧命雖於禮行之有漸而其不可以喪禮行之一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諸侯亦有受顧命禮乎曰有之推諸侯之踰秊卽位知天子亦踰秊卽位推天子之旣殯而受顧命知諸侯亦旣殯而受顧命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秊喪畢衣士服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曰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也諸侯之顧命父命也其受顧命與天子同乎曰諸侯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明臣無自爵之義固然而諸侯踰秊卽位踰秊可以卽位則旣殯亦可以受顧命其與三秊

喪畢受爵命於義兩無傷也且諸侯之適子固已誓於天子矣胡爲不可以受其父之顧命乎受顧命之禮子受之於父卽臣受之於君卽天子受之於天其不可以喪禮行之明矣諸侯受之於天子猶天子受之於天也重命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顧命一篇記天子受顧命之禮非記天子之喪禮也唯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承成王崩而言葢受顧命諸臣既受命則集於庭不敢退王崩則所以保護嗣王者不敢忽故必言大保命

嗣王受顧命於路寢則大僕掌之故言伯相命伯相
伯長也僕人師也射人師亦在焉皆平生時贊正君
服位者也路寢殯宮也殯宮可行吉禮乎曰然然而
天子之受顧命固不可以喪禮行之也受顧命之禮
所以正先君之終即位之禮所以正嗣君之始聖人
之制禮未嘗不關盛衰焉黼依綴衣牖間南鄉此新
陟王之憑玉几以道揚末命者也伯相所正之服位
先王之服位也受父之命於此受君之命受天之命
於此非一家之事比也安得以喪禮行之故王麻冕
黼裳吉禮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吉禮也卿士邦君

蟻裳於此無事則變其裳色明以受顧命爲重故執
事者皆從吉禮也大史秉書顧命之册書也受命必
祼大保承介圭上宗奉畢卣皆所以行祼禮者也畢
殷爵也卣秬鬯尊也介圭祼圭也不言瓚何以知非
鎮圭大保秉璋以酢璋瓚也言璋不言瓚知圭瓚亦
不必言瓚也王受卣不言受瓚受卣則受瓚從可知
三宿宿摍也摍引也挹卣以實瓚也三祭祼也三詫
奠畢也大保受畢降然後取異畢及璋瓚以酢不言
升者亦從可知授宗人畢然後拜受畢然後祭嚌不
言璋亦從可知王祭而不嚌大保嚌而不哜禮有降

殺也大保不言嚌略也宅亦託也奠斝也不言上宗奉斝卣降從可知也故王以下皆不言降大保獨言降言其以諸侯出也至是而受顧命之禮畢矣曷爲於廟門俟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氏注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廟門俟者俟王受享於廟也王不行朝覲之禮而諸侯不敢不享者明臣禮也共臣職也王出在應門之內者辭禮於諸侯也諸侯入應門在拜稽首奠圭奠幣者王不受朝諸侯不敢不享也王義嗣嗣當爲詞詞辭也義辭固辭也則圭幣皆還之矣王進至宁而答拜大保芮伯進而告誠於

王王乃報誥於諸侯自此以下爲康王之誥終之以王釋冕反喪服則諒闇三年天子之喪禮也故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天子諸侯之禮同於士禮者也故經者常也五常之道也聖人所以立萬世之法也書之敘疏通知遠由天子之禮之異於士禮者而益明天子之禮之同於士禮者然後一簡一册無不可爲萬世法先儒於顧命之篇聚訟久矣故節同瑁之異支而推衍其說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詩疏二之二

釋文能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說文心部慉起也引詩能不我慉蓼莪拊我畜我箋亦云畜起也嘗綜論之毛傳爲興說文爲起鄭箋爲驕其義互相足驕樂正興起之誼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難鄭改傳興爲養正義反斥慉興爲非

賴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攷正學者可知擇所從矣按說文所引雖是毛詩而慉起之訓未必即合傳義且蓼我以起訓畜與王肅訓慉爲養皆慉畜之借亦未甚相遠也以文義求之不能我養就旣棄之後言繹就其深矣以下三章皆追數昔事冀其悔改故曰昔育恐育鞫又曰不念昔者唯比予于毒及旣詒我肄始言見棄耳毛詩多假借傳亦多假借說文女部嫡媚也媚說也又嬹說也詩借慉爲嫡傳借興爲嬹言不能我說反以爲讎也推所以見棄之故非言旣棄而不養王義迂矣鄭訓驕者亦驕寵意與說互相

足又可爲𡉏說廣一義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

詩疏一之二

釋文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毛云字之誤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毛此注及下釋與爾雅同砠本亦作岨同七餘反毛云石山之戴土也

緘用中庸拜經日記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

也本是土山石戴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目上石也且𡽱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𡽱土然故曰砠砠目下石也說文山部砠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名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巍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

按釋文謂傳與爾雅同則正義所引爾雅爲孫叔然誤本無疑邪孫注故亦誤臧用中云

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陟彼屺兮傳山有草木曰屺正義曰釋山云有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

釋文岵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岵此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屺音起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注皆見詩釋文屺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屺字阮孝緒字略音古開反

說文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屺山無草木也从山己聲詩曰陟彼屺兮

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為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生出也

段氏玉裁詩經小學爾雅說文皆誤與毛傳相反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臧用中從段義

王學士引之曰崔嵬字岨字當以說文釋名正爾雅之訛岵屺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訛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抑（諸本皆脫浦鏜校增）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額貴闊故言揚廣揚（詩疏五之二）

按假樂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正義曰抑傳以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抑抑密也釋訓文抑抑本訓密而毛又訓美知抑別訓美毛公必有所受不必盡同爾雅也揚謂眉上詁訓最古東漢以下章句家皆無之并不見於爾雅唯毛詩揚且之晳也傳

揚眉上廣揚且之顏也傳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及此傳凡四見而皆無箋是鄭氏注經時古訓詁已多不傳者矣何以明之禮玉藻記盛氣顛實揚休鄭氏注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注云色不變也說文顛頂也鄭必破字爲闐知注禮在箋詩前以揚與顛不類也今以毛義推之揚眉上廣休讀爲煦攷工記夫角之本蹙於劃而休於氣注煦烝也說文言氣之盛上滿顛頂烝於眉宇之間也文選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李善注云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周書官人作陽喜大戴記同陽揚同即眉宇之間五氣必見於眉宇故有陽喜有陽怒而皆謂之陽氣氣之見於眉宇者也盛氣顛實所謂幾滿大宅也實滿也毛詩有實其猗傳盛氣顛實揚休玉色即以爲詩之義疏也可莊子秋水目眦洋音義司馬崔云眦洋猶望羊仰視貌釋名望佯佯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邑如望羊本皆誤邑作眼說文邑望遠合也家語作曠王肅注望羊遠視也陽氣即盛氣之烝於眉宇之間者

也揚陽羊佯洋皆一字之通借也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正義曰如惔之字說文作𤆓訓爲小熱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字故云如火灼爛之矣詩疏十二之一

釋文如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𤆓字才廉反小熱也

段氏玉裁云毛詩本作如𤆓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毛詩之眞沒矣此傳

曰炎燔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爇也炎小爇也爇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

按雍熙本說文引唐韻炎直廉切繫傳朱翱音長廉反廣韻二十四鹽炎字林云小爇也直廉切玉篇炎徒甘切燎也小熱也又惔徒甘切憂也是玉篇訓與毛傳說文合讀與節南山音義徒藍反雲漢音義音談同蓋毛詩以惔炎音同假借非後人妄改也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

及者今曾無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詩疏十八之二

按疏誤會傳以百辟卿士釋先正并疑箋亦承傳爲說與月令注所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者不同反覆辨論以申其義不知傳本以百辟詁羣公以卿士詁先正合傳於經時文在羣公先正經下故不別出羣公先正句及附箋於傳又迻箋本注在經胡寍忍予下傳百辟卿士也與文武爲民父母也相連故增入先正二字以別之猶經典釋文單行本割截經傳二字標音義之上是也至箋所謂百

辟卿士雩祀所及即據月令成文以釋傳安得自生
異同又傳文武爲民父母也文亦在父母先祖經下
故不別出父母先祖句先祖二字亦附箋時增入傳
止言父母不言先祖箋先言先祖後言文武明以先
祖謂后稷父母謂文武疏又誤讀傳先祖文武句爲
民父母也句以先祖父母爲一知其難通又言於民
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曲申其說不知鄭前經后
稷不克箋云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鄭
既以后稷爲先祖則不應又以文武爲先祖明矣先
祖于摧箋不言文武則此先祖非文武又明矣先祖

已見前經故傳止言父母謂文武之義疏既不知先
揃去尋公先正父母先祖二句又不知後增入先正
先祖四字過泥傳文致有斯謬今傳既别行應增入
尋公父母四字經句既完傳義自明矣

典舊者欲化率慶士注化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
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正義
曰典舊者欲者言父園能興行先祖舊德嗜欲所爲化
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

禮記疏
四十九

釋文耆欲市志反

按鄭注不解耆欲至謂能與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是二句爲美文武之辭而正義乃謂自化率慶事以下皆指孔悝顯違注義又讀耆爲市志反以爲耆欲所爲則鄭所闕疑而必强爲之說者也釋文亦同蓋耆欲皆假借字耆爲榰省釋言曰榰拄也說文無拄字應借木旁榰讀如支字亦作支國語天之所支韋昭注亦云支拄也易振恒說文作榰恒以同聲轉借榰章移反振章刃反鍾鼎古文以耆爲振亦假借也欲當爲俗字之誤荀子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倞注俗當爲欲劉熙釋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俗欲字本相近言文叔能

與舊典以振末俗也次句當從鄭讀

男友灝謹校